



我与一座城

故乡的「村超」

杨素宏

故乡贵州榕江县地处黔东南。四面锯齿般的大山犹如翡翠砌成的城墙，将榕江紧紧环绕，仿佛要将它秘密地呵护起来。县城北端的车江大坝是一片狭长盆地，寨蒿河川流不息。

新中国成立以前，榕江属于偏远之地，与外界往来主要靠都柳江水路和山间羊肠小道，交通很是不便。当时的人们肯定想不到，自从榕江县通了高铁，无论是到贵阳还是到桂林，都只需一个多小时……故乡正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驶上开放与发展的快车道，与偏远闭塞的历史挥手作别。

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2023年夏天，一场名为“村超”的足球赛事风靡全网，让榕江引得世人的空前关注。

足球，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经由学校被引入榕江，从师生的脚下“传球”给广大民众，在当地渐成风气。小时候，我也跟小伙伴们一起玩过“足球”。给“足球”打上引号，是因为那时小伙伴们不拘泥于足球、篮球或别的什么球，都放在脚下踢。而秋冬季的干水田，则是榕江最特别的“足球场”。大家光着脚丫在田里奔跑，也不讲究什么踢球技巧，只要能把球踢进泥块垒成的“球门”，便是赢家。虽是近乎胡闹的玩法，却把对足球的热情实实在在地在我们心中种下。

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，十八岁的我参军入伍，在所在部队的驻地，才第一次看到正规的足球场。后来我考上陆军学校读书，正赶上学校建足球场。没有施工机械，我和同学们用锄头、十字镐、铁铲平整地坝，从山上铲来泥土草块，把乱石滩铺成绿茵场。我也成了学员足球队的一员，正式与足球结缘。

如今，我虽远在成都工作，但作为与“村超”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口塞村人，一些熟人朋友去榕江调研“村超”之前，多会提前与我联系、问询。榕江“村超”火起来之后，我们一家也跟着“火”了起来。球赛的解说老师穿上了我妹妹亲手缝制的侗布衬衫；每逢赛事，在县移动公司工作的兄弟都要在现场负责保障实况转播；外地电视台到榕江录制“村超”专题节目，对担任“老男孩足球队”队长的表弟进行专访，还专门到家里拍摄……

“村超”这把“火”，把我的故乡亮堂堂地映在世人眼前。“榕江”这个地名伴着“村超”的报道和直播，在网上随处可见。一句“‘村超’‘村晚’活力四射”，更让家乡父老争相传扬，倍感荣光。

除了少年时的足球情缘，我对家乡的民间文艺也情有独钟。每每家乡有重大文艺活动，乡亲们总会把我叫回去参加。2018年冬天，家乡举办牛腿琴歌节，我也专程赶了回去。热闹的会场上，我听到乡亲们议论：如果把我们的侗族大歌、琵琶歌、牛腿琴歌等表演融入各种大型文体活动中，那该多好啊！我当时只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，却没想到这

个好点子很快就在“村超”会场“落地”了。当身着本地特色服装的月寨村啦啦队，把琵琶歌伴唱的“农具走秀”节目呈现在球场中时，整个球场沸腾了起来……在球赛中场间隙进行地方特色文艺表演，这一策划获得了远超预想的巨大成功。远道而来的外地观众对此赞不绝口：“足球，我们在哪都能看到，但如此奇妙的地方文化展演，却是在别的球赛里看不到的。榕江的‘村超’真是独树一帜啊！”

去年9月中旬，我利用休息时间回老家看“村超”。虽然这一轮比赛的正式名号是“美食足球友谊赛”，但大家仍习惯叫作“村超”。这次，来自上海、贵州、广西等地的多支球队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彩比赛。轮到“贵阳月饼队”和“桂林米粉队”上场时，已是晚上9点，但球员们仍精神抖擞、劲头十足。场内数万观众的欢呼声此起彼伏，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座足球不夜城。比赛间隙的文艺表演更是把赛场气氛推向了高潮。我牵着六岁侄儿的小手，站在球场的看台上，看他妈妈所在的琵琶歌队与来自桂林的“刘三姐”们热情表演，观众的喝彩声一浪高过一浪。此情此景，令我心潮澎湃。

“村超”为故乡带来的意义，不仅仅是热闹和快乐，也点燃了乡亲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情。舅舅的小女儿同许多榕江人一样，借着“村超”的热潮，一边地护理果树，一边穿戴上当地特色服饰，在“村超”现场当起了主播，将自家地里生产的农副产品卖到各地。赚来的钱修起了农家小别墅，买上了小轿车，一家人生活得有滋有味，其乐融融。

行走在熟悉而温馨的故乡，感受着新奇而热闹的赛场，我感慨万千。我在外兜兜转转四十多年，曾经的懵懂少年已然两鬓斑白。但我心中一刻不曾忘的故乡，却在时代春风里焕发出新的青春模样。故乡“村超”的激情为我的胸中添上一把火，把故乡与我的生命更亲密地系在一起。

雨中羊楼洞

梅赞

屋的瓦沟里，不一会儿就有滚滚的雨水，争先恐后地流了下来。雨水像大珠小珠串起的门帘，在每家店铺门前晃悠悠，滴在光滑的石板街上，不需人来指挥，便化作“嘀嘀嗒嗒”的清脆合奏。石板街上的一块块条石，被雨全打湿了，光滑得像刚刚涂上油漆，能照出人的身影来。街面古老的车辙被雨水灌满了，竟变成一条奔腾的小溪，顺势向低处而去，后水推着前水，在狭长的车辙里挤挤挨挨地流向远方。

雨中的羊楼洞明清街，店铺林立，电报局、钱庄、票号、厘金局、客舍等一应俱全，尤以茶庄为多。虽听不到往日的喧哗、热闹的讨价还价声，但当年的厅堂格局及交易场景依然得到保存和复原。这里是鄂南保存得最好、最完整的明清古街之一。它得益于当地原住民爱乡恋梓的情愫，一直没有乱搭乱建、大拆大建；更得益于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，先后投入重金，修旧如旧。看着整饬一新的古街古屋古店，它们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繁华和对未来的憧憬，也让当下纷至沓来的游客能在观瞻中回想。

说羊楼洞，必说茶。鄂南的红壤丘陵适合种茶，崇阳、通山、通城、咸宁、赤壁、嘉鱼等地都产茶，羊楼洞茶更是声名远播。据载，自唐太和年间起，此地便有人将野生的山茶进行人工栽培，人称“松峰茶”。而羊楼洞地处松峰山山腰，最是得种茶之便利。羊楼洞既生产常见的绿茶，也生产颇具特色的黑茶，且以黑茶最为有名。为了便于远程运输和携带，黑茶又多被压成砖状，便称“青砖茶”。上好的砖茶，汤色橙红透亮，浓醇馨香，味正清爽，回甘隽永，像极了羊楼洞人纯朴的日常生活。

人们喜欢青砖茶，盖因其除生津解渴外，还有化腻健胃、御寒提神、杀菌止泻等功效。宋代曾一度以砖茶进行茶马交易，至明朝嘉靖初年，羊楼洞制茶业已相当发达。遥想羊楼洞极盛时，商贸云集，甚至

有海外商人在此投资设厂，经营羊楼洞茶。电报局彻夜灯火通明，“嘀嗒”声不断，或向汉口，或向张家口，乃至向海外传递茶叶价格的升降、销货量的多少。财富从羊楼洞出出进进，商人们赚得盆满钵满，种茶制茶者也收入颇丰。羊楼洞的茶，真是神奇的叶子啊！

羊楼洞的街道倚着一条松峰港而建。有水的地方就有灵气，碧水徘徊的地方就是人家。只是历史上松峰港岸边的一个吊脚木楼已不见了踪迹，很是可惜。若是雨打吊脚木楼，肯定更有趣。但转念一想，吊脚木楼本是先民们为生活的便利而兴，并不是为了博今人眼球而起，我们也就释然了。而今天的松峰港，窄得像一处寻常的小水湾，让人怎么也想不出当年竟是能走运茶货船的水路。那帆影片片，灯火点点、欸乃声声的画面，是诗意的远方，更是当年寻常的生活。

但松峰港的水量还是充沛的，雨中的松峰港更是河水湍急。驻足港边，可以明显瞧见松峰港水的表情，少有平静神色，总是匆忙急促。浪多，像离弦之箭，箭头一个接着一个射向前方，撞到港中的石头，猛烈地迸出雪白的浪花来。那“哗哗”的水流声，激越而豪迈，清脆而欢快，老远都能听见，不舍昼夜。有水就有桥，松峰港上有三座长条石桥，至今还承载着羊楼洞的居民来来往往，服务于人们的惬意生活。

松峰港中，隔不远就有一个河埠头通向水面。河埠头大多有十二三级，由长条石铺成。那光滑的石面，源于岁月的打磨，也是当年万户捣衣的结果。那天，我们并没有见到在港中浣洗衣物的人。但那潺潺流水和古朴的河埠头，依然诉说着松峰港如何在漫长岁月里滋养了羊楼洞的质朴和灵性。时至今日，松峰港仍是羊楼洞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天然水源。

羊楼洞地处松峰山的山腰。极目远眺，松峰山的山顶缠绕在一片雨雾之中，

缥缥缈缈。白色的雨雾如蒙在少女头上的纱巾，遮住了松峰山的妩媚，令人更添遐想。而漫山一垄一垄的茶树，像一道一簇簇在山腰的玉带，树形齐整圆润。在雨中淘洗过一遍，老树叶闪着墨绿的光芒，老树新芽则露着嫩嫩的脸蛋儿，像是要探出头来感受早春的气息，雨水滋润处，草木叶叶新。拜雨水所赐，这里的片片茶园经过一冬的休眠，此刻完全苏醒，假以时日，嫩芽便会猛劲儿生长。茶树生生不息，年复一年造福羊楼洞的一方百姓。松峰山下还有一口观音泉，据说用泉水泡茶，茶汤是一绝。

雨天的夜迅速会合，刚才还雨雾缭绕的松峰山，已成黑黢黢的山影。雨幕下的羊楼洞，灯像花一样绽放，穿过惯看明清历史的窗棂，照亮着曾经飘着茶香的古镇。整条明清石板街，突然有了种旖旎梦幻的景色：满街或徐或急，正流动着各色轻盈的花雨伞，还有日常生活中已不见的，成了观赏品的油纸伞。我们在回酒家的路上，正遇一群从长沙、岳阳、武汉等地冒雨前来的游客，有说有笑，游兴正浓。和他们攀谈，他们自称都是青砖茶文化爱好者，同被羊楼洞的青砖茶所吸引，专门慕名来这里煮茶品茗、交流茶艺。真乃好雅兴。

到了酒家，店主热情地唤我们坐到古色古香的茶桌前，自己动手用观音泉水煮一碗羊楼洞的青砖茶。我们一边煮茶一边闲聊，店主介绍，羊楼洞现在像他家这样的各类经营店铺有近百家。我们问，生意怎么样？他笑眯眯地说，生意还不错，特别是今年春节，羊楼洞推出大型灯会以来，生意更加火爆，青砖茶每天都有万元左右的销售额，照这样下去，肯定要“发”了。我们听了大笑，满是祝福，也喜见其成。

笑声中，茶煮沸了，袅袅香气，氤氲升腾。我们端起茶碗，就着窗外的雨声，啜口橙红浓醇的茶汤，用鄂南乡音诵读诗句，恍然间竟有几分醉意。我想，“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”的诗意生活，正是如此吧。



▲油画《漓江两岸》，作者吴冠中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的回应，亦是季节华丽的转身。春山精神抖擞，充满生机和活力，山里人亦斗志昂扬，做好了准备要在美好的时节里奋力耕耘。

瞧！太阳刚刚爬上山头，院子里的公鸡便抖抖全身的羽毛，伸直脖子发出了一声长鸣。人们听到起床的号令，不再像冬日那样赖床——晚起一秒就是对春日的辜负。伴随着院子里舀水的声音、劈柴的声音以及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，一缕缕炊烟升起来，与笼罩在村庄上空的薄雾融合在一起，须臾间消失不见。

不一会儿，小路上繁忙起来。山里人背着农具走出家门，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小路上，这是通往庄稼地的必经之路。孩子们一蹦一跳地跟在身后，好奇地东瞅瞅、西望望，偶尔摘一朵野花，或者抓一把泥土。若是年轻的父母在场，大概会撇撇嘴，老辈人却从不阻拦，在这方面，他们对孩子们无限“纵容”。在土地里打个滚儿也没关系，“泥娃娃”们一个个皮实得很，不容易生病。新鲜的泥土气息和庄稼蓬勃的味道，就这样一代一代刻进人们的血脉中。爱凑热闹的大黄狗断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，在人群中钻来钻去，来回奔跑，却总是先一步到达田野。小路像一条纽带，连接起了房屋和田地，也连接起了人们的幸福和希望。

农谚说：“万事开端从岁首，一年之计在春头。”春天是农业生产的黄金季节，春耕一分忙，秋后一分甜。勤劳的山里人怎么会不懂这个道理？他们早早地来到田间地头，恨不得日夜守在那里，松土、除草、浇水、施肥……对于农人来说，田里总有干不完的活计。但他们从不觉得累，更不会不耐烦。在他们眼里，庄稼就像自家的孩子，怎么爱都爱不够！总想为它们做得更多，生怕哪里做得不到位，耽误了它们生长。

整个春天，农人们披星戴月追着时间奔跑，庄稼也步履不停紧跟其后。在千百年的配合中，农人和庄稼早已血脉相连，默契又自然。身后的春山默默看着这一切，情不自禁地露出笑容，满山盛开的桃花是它脸上藏不住的红晕。



随笔

春山的生机与活力

张君燕

随着第一声春雷的响起，酣睡了一整个冬日的大山睁开了眼睛。贴着地皮钻出头的青草尖是它忽闪的睫毛，松软的泥土是它厚实的胸膛，根根直立的树干是它舒展的胳膊，那迎面吹来的、隐约带着泥土与草木气息的微风是它刚打的哈欠。被春雷唤醒，春山很高兴，笑得水面上的薄冰全都裂开，荡漾起一圈圈涟漪。

如果经常到山里造访，你会发现，在此之前春山就已经悄悄地苏醒，一切都清晰可辨。原本寂静的大山变得热闹起来，虽然只是窸窣窣窣的声响，但每一声都清晰可辨。春江水暖鸭先知，在大山里，最先感受到春意的是栖息在这里的各种小动物们。鸟儿重新唱响了欢乐之歌，松鼠在枝杈间跳来跳去，巢穴里的各种小兽们也耐不住寂寞，纷纷加入盛大的游行队伍。它们一会儿摸摸春山的头皮，一会儿挠挠它的胳膊窝，一会儿又对着它的耳朵哈口气——春山索性敞开心扉，与它们一同嬉戏。

一座刚睡醒的山，孕育着无限希望，拥有着无穷的能量。行走在春山上，明明四周无人，却能听到无数回响，乍听细微些微，细听轰轰烈烈。这是春山热情

大地

难忘菜根香

李丹崖



芥菜疙瘩，“疙瘩”二字虽有些土，“芥”却是个很妙的字。读起来，舌抵上齿颚发音，唇齿振动之间，舌根竟有回甘。写起来，“草字头”是叶子，中间的“人”字代表着菜蔬与人亲近，下面的一撇一竖似根在土里生长，很传神。

少年时，我分不清萝卜与芥菜疙瘩。祖母教我：身材苗条且外皮光滑的多是青萝卜，身材矮小且呈锥形、表皮坑洼须的多是芥菜。芥菜疙瘩的叶子相对花一些，皱一些，取根部洗净去皮，切成丝，用来腌制芥菜丝。

农历二月，芥菜疙瘩即可播种，到春夏之交，就长成一片青绿，叶冠倒也茂盛。芥菜疙瘩似乎生来不愿意埋在

土里，非要探出半截身子来接受阳光雨露。我所见过的芥菜疙瘩都是半截在土里，半截露在外面，真是奇特的物种。

芥菜疙瘩有好滋味，最常见的是做成芥菜丝。腌制芥菜丝首先要准备好一个土陶坛子，洗净控水，在太阳底下晾干。芥菜疙瘩切成丝后，在开水中焯一下，以除去涩味，再迅速捞出。放凉后，与盐巴、花椒、蒜末、小米辣、花生一起腌制半个月左右即可。腌制好的芥菜丝，开坛有冲鼻子的芥末香，与香菜一起调拌，淋上麻油，滋味清爽，嚼之有韵律感，很有生趣。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里说：“芥根切片，入菜同腌，食之甚脆；或整晒晒干作脯，食

之尤妙。”

父亲格外爱吃芥菜丝，喜在晨间搭配清粥来食。芥菜丝很是开胃，搭配馒头米饭来食均可增益食量。父亲喜欢吃那种稠稠的粥，芥菜丝就放在粥上，一口粥，一口芥菜丝，吃得云淡风轻，非常满足。

父亲常说：“知足菜根香。这菜根，可以是香菜根、芹菜根，也可以是芥菜疙瘩。吃有根时蔬，心里格外踏实、妥帖。”他还告诉我：“你出生那天，我就吃了一大碗清粥，一小碟芥菜丝，寓意我儿顺利扎‘根’、‘粥’游天下。”

这话说得让人噗嗤一声笑了。父亲是位中医，却有着老派文人的思想，凡事追求好彩头，连生孩子吃啥都这

么讲究。其实，我出生的那段时间，正值家中最窘迫的时段，家中的开销多半是父亲经营诊所所得，还有就是家里养了二三十只鸡，鸡下了蛋，拿到集市上去卖了，换一些日常所需。现在想想，那些常常以芥菜丝佐餐的日子，尽管清苦，却也甜蜜。

后来到北京，吃到酱菜疙瘩，香气十足，几乎吃不到芥菜疙瘩的辣味，甜丝丝的。用来佐新蒸出来的大米饭，不必搭配别的菜肴，照样吃得心满意足，一餐吃下来，倒也神清气爽。不禁在心里打趣：日子好了，连又辣又冲的芥菜疙瘩竟也“甜蜜”起来。想到父亲在我少年时所说的“知足菜根香”，顿觉另有一番风味在心头。